

## 第四章

---

### 個案分析一

#### 克里姆林宮的公民論壇

第一節 舉辦公民論壇之動機與緣起

第二節 公民論壇之過程

第三節 普丁與公民論壇—合作還是收編？

第四節 公民論壇的意義與影響

第五節 小結



## 第四章 個案分析—克里姆林宮的公民論壇

在二〇〇一年的十一月廿一至廿二日，由克里姆林宮作東舉辦的「公民論壇」，由普丁總統、內閣成員，以及許多政府高層官員，與大約五千個非政府組織和非商業組織代表所組成的空前的會議，這標示著一個對等的面對面的大會、一個圓桌論壇，以使之可以就俄羅斯公民社會的現況做討論及研討出解決俄羅斯社會問題的實用措施。

不過，官方和非政府組織的參加者，以及政治觀察家都對這個會議持不同的解釋。許多非官方的人權、環境組織和其他反對團體都對於參加這個會議持謹慎甚至反感的態度，他們普遍認為這個論壇是總統與政府部門企圖收編公民社會將其納入政府的組織結構，以支持普丁政府的政策及改革，而與普丁在「垂直政權」和「法律獨裁」的鞏固上一致。然而，官方對這個會議的解釋則是宣稱：要有一個有效與民主的國家，就需要一個強健、組織良好，以及獨立的社會，因此這次會議是政府開啟了一個與社會交流的新管道。儘管最後「公民論壇」並沒有在兩天的會議中作出任何永久性或約束性的決議，但這個論壇仍然代表了一個俄羅斯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發展的獨特時刻。

因此，在本章中，我們將對在俄羅斯公民社會發展上深具象徵意義的「公民論壇」作一完整的討論，從它的動機、起源，過程、各方不同的觀點、到此論壇所帶來的後果和意義，並就長期的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做評估。

## 第一節 舉辦公民論壇之動機與緣起

對俄羅斯政治菁英而言，非政府組織就像是一個長期的潛在威脅來源，而它們之所以被政治菁英懷疑，是由於公民社會本來就是一個監督政治的機制，並且最重要的是，在俄國，許多非政府組織都接受外國的資助，所以在俄羅斯的政治菁英眼中，這些非政府組織勢必也是跟隨著外國資助者的步伐；因此這些政治菁英當然想去管控公民社會，並削弱其力量。但是，儘管如此，公民社會仍在困境中緩慢的發展，它們依然形成了一個在公民社會及政府間，雖然薄弱但卻似乎也具有某些力量或意義的網絡，並因此改變了政府官員由本來為了順利改革而對社會刻意隔離、不予理會的態度，進而漸漸趨向於意欲和公民團體合作，並加以收編。

### 舉辦公民論壇之動機

原本在俄羅斯的公民組織就長期缺乏聯邦政府機關的支持，政府除了影響公民社會的活動外，還極力限制它們在決策上的影響力。然而，普丁在上任後不久則公開的承認俄羅斯公民社會的努力，並強調公民社會在俄羅斯民主化上的重要性；同時，他還推動由地方層次到聯邦層次的公民社會運動，以及希望建立一個公民社會組織與聯邦的決策中央之間的合作框架。他主動的表示他對於俄羅斯公民社會的態度將不同於葉爾欽時代：葉爾欽只是在迫切的經濟改革上企圖去獲得民眾的支持，並不認為必須和獨

立團體交涉，並一同努力去解決在這些經濟及社會改革時所產生的社會問題。雖然葉爾欽政府在憲法及法律中確立了俄羅斯公民社會的制度基礎，像是九三年憲法中就有保障民眾結社自由及多黨制原則的條款，一九九五年通過「俄羅斯聯邦社會聯合組織法」，對民眾的結社權更具體的保障；另外還有也是一九九五年的「俄羅斯聯邦非商業組織法」，以及一九九七年的「俄羅斯聯邦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聯合組織法」等等；<sup>1</sup>但他卻沒有去促進獨立團體的運動或去承認它們的對於國家的影響力。於是葉爾欽時期下的俄羅斯公民社會是沒有被獨立出來，沒有自治，沒有建立足以與政府合作提供服務的能力。

然而，在二〇〇一年，這樣的狀況開始改變了。由於之前的放任發展，公民社會慢慢的擴展了它們的成員數，也在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下，逐漸加強對於處理社會問題的專業能力，再隨著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它們也慢慢累積遊說、倡議草案的經驗，因此，到了普丁時代的俄羅斯公民社會，已經有了可以與政府領導交涉與對話的信心。於是，普丁認為有必要和公民社會團體對話及交涉，不論是他意識到公民社會的力量，還是公民社會這塊潛在的威脅力量是他「管理式民主」還未收編的一部份，總之，總統提供了一個機會，召開一個全國性的論壇，以使好好的處理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

對於普丁總統意欲推動召開全國性的「公民論壇」，其最迫切也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總統的動機；許多的時事評論家對於普丁這個提議都認為是普丁企圖去收編公民社會進入他的垂直政權體系中，將之置於普丁漸增威權的國家監視之下；許多觀察家相信，公民論壇這個靈感是普丁在向俄羅

---

<sup>1</sup> 劉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2002，頁 458-459。

斯的人民與西方諸國家展示並證明俄羅斯是自由民主國家的一個虛幻的裝飾品，或更嚴格的來說，這是克里姆林宮企圖去動員，甚至是利用公民社會的力量以達成他們自己目標的手段。無疑地，在普丁總統上任來的十八個月中，他所展現出來的獨特路線，就是報償對他忠誠的人，打擊反對勢力，並產生出「不跟我同一陣線的就是敵人」的假定。斯薇葉特拉娜·岡努詩基娜(Svetlana Gannushkina；Светлана Ганнушкина)這位主要幫助車臣難民的批評家認為：克里姆林宮的動機就是要收編或甚至是去消滅俄羅斯真正的公民社會，而建立一個聽話的克里姆林宮的公民社會。<sup>2</sup>

「紀念」人權團體中的阿爾榭尼·羅金斯基(Arseny Roginsky；Арсены Рогински)也同樣的認為普丁的動機很明顯的是要管理公民社會，而不是真的要發展公民社會；<sup>3</sup>尤其在車臣可以明顯的看出政府是如何濫傷人權，甚至用戰爭來報復其獨立的意念；還有像是公民主動的連署反對核廢料輸入也被政府刻意的忽視或不被承認；甚至我們還看到了新聞媒體工作者、環保人士、學者被政府審判或逮捕入獄。<sup>4</sup>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相信普丁總統是真心的要發展公民社會。

但也有一些評論家則樂觀的認為，這是普丁與俄羅斯新興公民社會力量互動的努力。時事評論家喬治·撒塔羅夫(Georgy Satarov)就提出了普丁召開論壇動機的一個可能性：由於俄羅斯政黨缺乏民眾基礎，因此他必須去建立一個穩固的社會支持根基，與公民社會團體交涉，以使支持國家

---

<sup>2</sup> Ian Traynor, "Putin plays the liberal", *Special report: Russia*, August 20, 2001, <<http://www.guardian.co.uk/russia/article/0,2763,539565,00.html>>.

<sup>3</sup> Ibid.

<sup>4</sup>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P. 152-153.

去實行他的社會及經濟改革計劃。同時，在俄羅斯政治體系的現代化路上，要藉由贊助公民組織、活動來建立一個可靠的公眾民意基礎，還有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及政策實施。<sup>5</sup>然而，不論普丁的意圖如何，公民社會團體都即將與普丁在克里姆林宮中展開一場劃時代的會議。

## 公民論壇之緣起

克里姆林宮「公民論壇」舉辦構想的出現應該可以追溯至二〇〇一年的春天，當普丁與他的七大聯邦區全權代表會見時，他囑咐他們要注意並提升公民社會的發展；<sup>6</sup>就是這樣一個簡單明瞭的由普丁上對下的囑咐，開啟了俄羅斯公民社會與國家對話的新契機。而舉辦「公民論壇」這個構想則是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的策士葛列柏·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Глеб Павловский)的創意，他不但是總統的顧問，也是俄羅斯智庫「有效政策基金會」(Effective Policy Foundation)的負責人。<sup>7</sup>而另一位共同協議策劃、主辦論壇的則是總統行政團隊的主要代表、也是總統公共關係最高指導，同時是「團結」與「祖國」兩黨合併的主要關鍵人物維亞卻斯拉夫·蘇爾科夫(Viacheslav Surkov；Вячеслав Сурков)。<sup>8</sup>他們兩位的原創想法是希望能建立一個附屬於總統辦公廳之下的「公民組織

---

<sup>5</sup> Georgy Satarov, "Russia's Government Launches Dialogue on Civil Society Issues", *Russia Journal*, June 2001, Vol. 4, No. 24, <[www.russiajournal.com/printer/weekly4798.html](http://www.russiajournal.com/printer/weekly4798.html)>.

<sup>6</sup> Marcia A. Weigle, "On the Road to the Civic Forum: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from Yeltsin to Putin",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33.

<sup>7</sup> Ian Traynor, "Putin plays the liberal", *Special report: Russia*, August 20, 2001, <<http://www.guardian.co.uk/russia/article/0,2763,539565,00.html>>.

<sup>8</sup>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48.

聯盟」，即是一種能讓公民社會團體與政府當局有效連結與溝通的永續固定的機構，並期待它能成為發展及促進公民社會進程的一個重要成份。<sup>9</sup>

於是，最初的架構和設定目標始終二〇〇一年的六月。普丁先是在這一個月的十二號舉行了一場小型的會談，由克里姆林宮主辦，挑選出十位公民社團領袖代表，以及少數的政府官方代表，<sup>10</sup>主要就是提出「公民論壇」之構想，並與眾代表一起進行討論，以表現出普丁政府主動且正式的想要透過創辦一個全俄羅斯的公民論壇，來增進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互動與討論的企圖心。於是，在這場會談結束後的公開聲明中就提出了，「自由的公民與政府將能在這樣一個緊密的架構下建立個人的主動權，並讓人人都能瞭解他們自己的力量」，因此要積極開始為召開「公民論壇」作準備，<sup>11</sup>並以參與此次會談的代表為基礎，成立了一個初步的工作委員會，來進行接下來的籌備工作。

接下來，「公民論壇」的方針、目標及內容框架都開始被制訂與呈現出來。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預算的完全透明。由於這次論壇的預算大約有一•五億盧布，<sup>12</sup>這並不是小數目，因此，錢從哪裡來，以及每一筆錢是如何花的都要讓大家看的清楚。因為觀察資金的流向也可以看出論壇舉辦的公平性與公開性，所以公民團體就要求將這次論壇資金動向的透明化列為首

---

<sup>9</sup> Alexander N. Domrin, “Ten Years Later: Society, Civil Society, and the Russian State”, *Johnson’s Russia List*, Jun 2003, P. 194.

<sup>10</sup>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48.

<sup>11</sup> Obrashenie Gruppy Predstavitelei Grazhdanskikh Souzov i Obedeineny--Uchastnikov Vstrechi s Prezidentom V.V. Putiny, “Souz Grazhdan i Gosudarstva--Dlia Protsvetanya Svobodnoi Rossy”, 12 Iunia 2001 g. <<http://www.civilforum.ru/work/15.html>>.

<sup>12</sup> Alexander Nikitin,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Seminar: Alexander Nikitin on The Civic Forum”,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3, 2001, <[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http://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



要的基本條件。再者，舉辦論壇最重要的就是給這個論壇一個明確的定位以及目標：「公民論壇」就是要發展公民社會團體與政府之間的聯絡，以建立公民社會與政府的溝通管道，表達社會意見，協助政策的創造，並在合作的機制下共同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但是，這樣的一個機制並不是要去取代同樣是代表俄羅斯公民的國家杜馬，這是一個很重要且必須要做的區別，因為必須要防止總統可能有部分企圖去利用民粹的支持，或收編公民社會團體後利用這樣的機制以為己用。<sup>13</sup>因此，「公民論壇」中不會出現任何形式的選舉，公民組織與政府之間也將不會訂定任何決議，更不會在論壇中由政府委派為任何形式的代表機關，甚至不會有任何奢侈的宴飲…這麼做就是要讓「公民論壇」成為一個純粹的政府與公民社會的溝通管道，而不為任何人利用。

承上所述，「公民論壇」就在這樣一個積極且正面的框架下開始進行，而普丁突然這樣快速的加強俄羅斯政治精英與公民社會團體的對話和促其發展，許多觀察家認為姑且不論這樣的論壇是否別有居心，或只是對西方及俄羅斯人民展示民主的政治秀，無疑地，這都是普丁對社會上普遍希望改革震盪的時代結束，而進入穩定民主政治之進程的回應與展現。

---

<sup>13</sup> Marcia A. Weigle, "On the Road to the Civic Forum: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from Yeltsin to Putin",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34.

## 第二節 「公民論壇」之過程

雖然官方舉辦「公民論壇」似乎是極具正面意義的，但是，在社會上普遍還是對於這個論壇的構想抱持懷疑論，甚至譏諷。像是有許多觀察家認為普丁政府突然對公民社會如此感興趣，有可能僅僅是普丁對於別列佐夫斯基以及其他寡頭對於人權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資助，而假定其企圖培育反普丁的力量，於是普丁才先採取行動舉辦論壇。也有許多人認為這只是展示俄羅斯民主的一場秀；凡此種種不利的看法，使得「公民論壇」雖然有政府資源的大力支持，但在籌備的過程中仍然有許多波折。

### 公民論壇籌備觀念與結構上的轉變

在二〇〇一年的六月，普丁舉辦的那場小型會談中所組成的初步工作委員會，是由克里姆林宮方面的官方代表，與十位官方挑選出來的主要的公民團體領袖所組成，它們負責在半年內規劃準備並完成這個論壇。但是沒想到，到了九月，邀請召集的眾多公民團體中，竟然缺少了俄羅斯公民社會中主要具有權威性及重要影響力的組織，像是人權及環保的非政府組織，尤其是莫斯科著名的「紀念」(Memorial)、「社會生態聯盟」(Social Ecological Union)及「赫爾辛基」(Helsinki group)人權組織等。<sup>14</sup>這些

---

<sup>14</sup> Alexander Nikitin,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Seminar: Alexander Nikitin on The Civic Forum",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3, 2001, <[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http://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

規模較大且較有經驗的著名非政府組織，對於論壇的初步工作委員會的組成有很大的意見，認為其組成由少數的官方代表及官方挑選的公民團體領袖為主，是極度的不公平，明顯的表現出政府操縱「公民論壇」的組成與進行的企圖，因此，這些著名的團體便拒絕參加論壇。官方察覺到社會上漸增廣泛的關於「公民論壇」的負面觀點，同時，非常明顯的在這「公民論壇」中缺少了真正有影響力與受國際尊重的非政府組織的支持；因此，初步的委員會瞭解到：要是論壇中缺少了人權、環保或其他重要的非政府組織，將有可能會造成社會的分裂，並且會更加大了國內外媒體的批評聲浪，甚至還會引起與西方關係的負面影響。<sup>15</sup>

影響所及之大致使克里姆林宮方面開始改變它的態度，於是，總統辦公廳主任同時是「公民論壇」初步委員會主要成員的蘇爾科夫，便主動的前往「紀念」人權組織的莫斯科辦公室與許多非政府組織的領袖會見，除了再一次邀請他們參加論壇，更重要的是聽取他們的意見，並與之協商，重新創造一個能讓這些重要的非政府組織可以參與瞭解及發展這個論壇的條件。<sup>16</sup>而這些非政府組織則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要求—重組一個真正公平公開的工作委員會，這個新的工作委員會將只有三分之一仍然是原本就是初步工作委員會的成員，另外三分之一，則將由人權及環保組織的代表來組成，至於最後三分之一則由普丁總統的行政官員，也就是官方代表來組成。<sup>17</sup>如此一來，新工作委員會將會有八十一位成員，將不再一面倒的

---

<sup>15</sup>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49.

<sup>16</sup> Ibid.

<sup>17</sup> Alexander Nikitin,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Seminar: Alexander Nikitin on The Civic Forum”,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3, 2001, <[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http://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 詳細的工作委員會名單請參考附錄第 182 頁”

Рабочая Группа Оргкомитета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Образованная из Трех Равных по Составу

傾向官方，並且包含真正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新組成的工作委員會，是舉辦「公民論壇」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發展，因為，此舉變成了非政府組織對這個計劃一個最直接的支持，也是代表著非政府組織不再透過任何媒介或技術官僚來跟政府溝通，而是直接的與政府交涉。

同時，他們也要求論壇的既定路線與議程不再用先前所規劃的，以防止國家當局在論壇中作出可能要管制公民社會的討論及決議的企圖。他們希望這個論壇不會變的像是以前共產黨的全權代表大會一樣，所以不會有任何選舉或決議，甚至不會有主席團。<sup>18</sup>並且在整個過程中的資金流向、資訊、組織架構、以及任何決策，都要透明化；爾後又再提出參加者也不能由各地方政府來選出，應該由人民來決定，由社會自己去提出真正能代表公民社會利益的人選；讓這個論壇真正像是非政府組織與政府有效的聚集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共同合作去解決社會問題。<sup>19</sup>由這樣的進程看來，公民社會組織參與克里姆林宮舉辦的「公民論壇」，在非政府組織的勇敢要求下，促使官方做意識形態及論壇結構規劃上的改變，以重新設計整個論壇的計劃及架構使公民社會與政府能建立更為平等的夥伴關係。這只是籌備「公民論壇」過程中的一部分，卻已被許多人認為是公民社會的一大進步。

---

КВОТ"。

<sup>18</sup> Marcia A. Weigle, "On the Road to the Civic Forum: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from Yeltsin to Putin",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35.

<sup>19</sup>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P. 149-150.

## 公民論壇之路線與目標規劃

接下來到了十月，工作委員會已重新制訂好了論壇的目標與計劃，於是便開始邀請各方公民社團參加論壇。並且在十月十二日還公開發表了一個聲明：「公民論壇的目標與任務」，以更進一步的確立即將在十一月舉行的「公民論壇」的框架。<sup>20</sup>此聲明即簡單的敘述了公民社會的現況、非政府組織的工作，還提及最迫切的政府及社會改革上的問題，以及表達公民論壇中基本的目標——「俄羅斯公民社會的發展路徑與政府互動的有效討論與溝通。」<sup>21</sup>文中還一再重申其論壇的政治中立立場，並且排除了將其建立為國家部會或任何機關的可能性。此論壇將以促進非政府組織所代表的各種利益為目標，並強調一個公開、且水平連結的公民社會系統是完全獨立於垂直的政權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工作委員會定義俄羅斯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為：公民社會不是國家的侍從，但也不是它的敵人；公民社會是俄羅斯在建立強盛繁榮國家時一個自然又平等的夥伴，而如此一個有效率的國家也正是公民社會所需要的。<sup>22</sup>

## 公民論壇的展開

最後終於到了二〇〇一年的十一月廿一、廿二日「公民論壇」的舉行日子，就在克里姆林宮的會堂中，聚集了大約五,〇〇〇位的俄羅斯非政

---

<sup>20</sup>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二日公民論壇工作委員會公開發表的聲明：「公民論壇的目標與任務」(Statement of the Civic Forum Organizing Committee “On the Goals and Tasks of the Civic Forum”；“О Целях и Задачах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Форума”)，<<http://old.polit.ru/documents/449316.html>>。

<sup>21</sup> Ibid.

<sup>22</sup> Ibid.

府組織的代表、以及聯邦中央的決策官員，<sup>23</sup>共同討論有關俄羅斯社會的重要議題。而廿一日當天，首先即是由莫斯科著名的「赫爾辛基」人權團體領袖柳蜜拉·亞歷克榭葉夫娜(Ludmila Alekseyevna；Людмила Алексеевна)在論壇上演說，開啟了「公民論壇」為期兩天的會議，她在開幕致詞中再次強調：即使有將近五,000個人聚集在這曾經是共產黨開黨代表大會的地方，但是，現在絕對不是在開黨代表大會，因為聚在這裡的都不是政黨，並且不會有任何決議、或是選舉，也不會播放國歌，甚至沒有主席團；而共同舉辦及參與這個論壇，就是因為國家與獨立社會能一同有效的合作，成為平等的夥伴，一同解決社會問題。<sup>24</sup>

在亞歷克榭葉夫娜的開幕引言時，普丁總統就坐在六位著名的前異議份子之中，意欲象徵普丁總統接納多元意見。爾後，普丁總統的致詞則堅決的否定政府有任何收編或是控制公民社會的企圖，還再次重申他支持公民社會發展的決心，並認同公民團體有各種目標與利益，必須保持其獨立與自由的發展，因此國家的角色就是去規劃一個適合的環境，並且推動國

---

<sup>23</sup> 大約有 5,000 位的非政府組織及官方代表參與「公民論壇」，基本上這個數據並不完全準確，許多文章中有提及只有 3,5000 名參加者，也有作者觀察參與者約 4,000 人，但據筆者多方比對，應該是有將近 5,000 名參與者參加這次克里姆林宮的「公民論壇」。參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網站的“Nations in Transit”二〇〇四年度的俄國研究，<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nattransit.htm>，頁 8；Alexander Nikitin,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Seminar: Alexander Nikitin on The Civic Forum”,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3, 2001, [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http://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Mohsin S. Hashim, “Putin’s Etatization Project and Limits to Democratic Reforms in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5, Vol. 38, P. 41；Olga Alexeeva, “Civic Forum or Civic Chorus? Russian NGOs Must Decide”, March 2002, <http://www.globalpolicy.org/ngos/role/globalact/state/2002/0302russia.html>；以及 Francesca Mereu, “Russia: Forum Aims to Foster Conditions For Civic Society”, <http://www.cdi.org/russia/181-6.cfm>。

<sup>24</sup> Alexander Nikitin,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Seminar: Alexander Nikitin on The Civic Forum”,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3, 2001, [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http://www.csis.org/russia/johnson/5601-7.cfm)。

家與公民社會有效的互動，讓俄羅斯未發達的公民社會能茁壯繁榮。<sup>25</sup>在普丁發表了如此務實樂觀的演說之後，他就在論壇開幕大會的會場上瀏覽五,〇〇〇名參與代表中所有為向總統表達意見而事先寫下的紙條，但是，不到兩個小時，普丁即以公務繁忙為由離開了會場。而盛大的「公民論壇」則在兩個多小時的致詞及全員大會之後，開始了真正的論壇。

兩天「公民論壇」的議程：第一天主要分為二十一個大型的討論組別，一組最多高達三〇〇人，分別訂定主題進行討論，其主要討論議題包括：地方自治方面的問題、社會政策、民族文化政策、法律中個人權益的保障的問題、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司法問題、軍事改革、教育改革、媒體自由、衛生保健、環保、政府與公民社會間「社會契約」的問題、青少年問題、還有婦女在民主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以及車臣問題。<sup>26</sup>第一天全天的論壇會議就是不斷的討論、準備與設定論點及聲明，其目的就是為了第二天與政府代表進行溝通與對話。因此，第二天論壇的進行方式，則是由大型的團體討論轉變成小型的圓桌論壇，於是，現場有超過七〇個圓桌會議展開，每個圓桌論壇中都有一組由十五個非政府組織代表與政府包括內閣成員在內的高層官員組成的政策小組，藉以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專家間的聯結，<sup>27</sup>並且在第二天結束的時候，工作委員會希望每一組圓桌論壇都能交一份關於這些討論結果的報告。不過，在兩天熱鬧的論壇過後，除了一些較小或不很重要的協議外，最後的圓桌論壇也幾乎都沒

---

<sup>25</sup>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56.

<sup>26</sup> Marcia A. Weigle, “On the Road to the Civic Forum: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from Yeltsin to Putin”,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36.

<sup>27</sup> “Putin Izvinilcia i Pokinul Grazhdanskii Forum” (Путин извинился и покинул Гражданский форум), Lenta.Ru: v Rossii, 21 November 2001, <<http://lenta.ru/russia/2001/11/21/forum/>>.

有產出任何具體的結果來。但是，這也是這個論壇落幕後最成功的一個原因，因為這正符合了當初所希望的——沒有任何選舉、沒有任何決議，純粹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互相溝通的論壇。

以上為整個「公民論壇」的進程，看似盛況空前且理想、順利的過程，其中還是不斷的有負面觀點傳出來，到底「公民論壇」這個獨特的事件其中是否還有什麼其他的含意，或是給俄羅斯的國家與公民社會帶來了什麼不一樣的發展，下一節將就此來作討論。

### 第三節 普丁與公民論壇—合作還是收編？

俄羅斯發展中的公民社會，儘管仍然未發展至同時代西方民主國家的標準，但現在的俄羅斯公民社會已經成長的更強壯、結構更完整了，並且，公民社會中的從事者也更懂得以公民團體的利益為導向去運作。非政府組織的地位漸漸增強，到現在已能夠與總統交手進行交涉，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公民論壇」的舉辦過程中，由於普丁企圖給予某些他選定的非政府組織特權，去使非政府組織和一些人權團體之間出現意見不一且關係惡化，還使之成立工作委員會以左右「公民論壇」的方向，但是在非政府組織的協力抵制下，改變了工作委員會的組成，介入了「公民論壇」的籌劃，並可參與決定論壇的方向。雖然實際上，連俄羅斯的公民社會行動者都明瞭，現在的俄羅斯公民社會還不到可以與國家成為真正的平等地位的合作夥伴，但是，普丁所發起的「公民論壇」卻是對非政府組織在政治及社會上具有重要性的一個承認。



然而，普丁發起克里姆林宮主辦「公民論壇」的企圖仍然是為人所詬病的；在已經有許多權威性獨立團體參加的「公民論壇」中，普丁仍然有所干預，因而使得論壇的真正作用受到質疑，舉辦這樣的「公民論壇」到底是不是普丁企圖去收編俄羅斯獨立團體，並利用這樣一個公開的對話去掩飾他威權走向的計劃？而這樣宣佈一個空前的合作與對話機會給獨立團體，又是象徵著什麼樣的一個國家—公民社會的新關係呢？因此，「公民論壇」的確是觀察俄羅斯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的關鍵點，普丁的企圖收編是如何展現、官方的力量又是如何介入干預「公民論壇」，這就成了觀測普丁對公民社會是合作還是收編的重要視角。

## 公民論壇的漏洞與官方力量的介入

在這次論壇的舉辦過程中，公平與透明是最重要的一點，而其中最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決定如何去挑選參加論壇的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方式。最後，這五,〇〇〇名代表名單是由工作委員會設計出如下的組成方式：三,〇〇〇名各地區公民社會團體的代表，一個組織限一名代表參加；三〇〇名俄羅斯聯邦司法部中登記的全國性組織及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代表；七〇〇名各類職業工會團體的代表；以及一,〇〇〇名的來賓保留席，而這一,〇〇〇名的來賓包括了政府官員、新聞媒體工作者、以及國際觀察家。<sup>28</sup>考慮在八十九個聯邦主體中到有大量登記的非政府組織，但是席次有限，因

---

<sup>28</sup> 參見"Reshenie rabochei gruppy Orgkomiteta Grazhdanskogo Foruma o regional'nikh kvotakh dlia uchastnikov Grazhdanskogo foruma", (Решение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ы Оргкомитета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о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Квотах для Участник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Форума; Decision by the Working Group of the Civic Forum Organizing Committee on regional quotas for Civic Forum participants), Moscow, 9 October 2001, <<http://www.civilforum.ru/chronicle/247.html>>; 以及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54。

此必須建立一個準則；即是以各地區的人口及城市活動力來考量其參加代表的限額。<sup>29</sup>然後大約時至十月中，各地區的公民組織團體再來籌備一個地區性的組織委員會，並在正式的「公民論壇」開始前，預先舉辦一個「先行會議」，為「公民論壇」舉辦的那兩天先作問題初步的討論，以及預先討論出關於地區公民組織團體的任務、問題、以及解決方案等。<sup>30</sup>地區的委員會首先要遞發關於參加「公民論壇」的一些申請表或陳情單給地方組織，並在之後負責回收被完成的表單，然後統一提交出去給在莫斯科中央的工作委員會。根據回收的這些申請表來看，約有六〇—八〇%的各地非政府組織席次會被填滿，剩下的席次則撥給自行寄送申請書的地區公民組織團體以及全國性的非政府組織。<sup>31</sup>

以上就是看似無瑕的代表選出過程；然而，事實上這樣的代表選出過程卻隱藏了普丁控制公民社會的可能；大多數的地方組織儘管都能成功地依這些行動綱領來組織行動準備參與論壇，但是，依然有超過一九,〇〇〇個組織被隔絕在地區必要資格的條件之外，並遭受不平等的程序，因為代表選出的系統中有許多項目或是組織參與條件都可由當地官員自由心證的裁定，像是城市活動力的指標，無一公認的觀測方式，則可見官員以「此地區無熱烈參與之公民團體」，或是「此地區公民生活太過鬆散無法動員」等種種理由去刁難欲參加的非政府組織。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是，許多城市在論壇籌備其間，突然有暴增的非政府組織出現，其中不少是因

---

<sup>29</sup> Ibid.

<sup>30</sup> Ibid.

<sup>31</sup> “Protsedura otbora uchastnikov Grazhdanskogo foruma”, (Процедура Отбора Участник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Форума ; Procedure for selection of Civic Forum participants), Moscow, 24 October 2001, <<http://www.civilforum.ru/work/421.html>> ; 以及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54 .

為當地政府獎勵補助，由國家預算撥出資金來資助成立的公民社團，這類由政府創建的非政府組織也積極爭取參與論壇，相對的，它們因為當地政府較少的刁難與較多的支持而獲得代表席次的機會大增。「自由之家」的調查發現，在這些地區性的「先行會議」中，許多官員都被授予擁有決策權，甚至許多地方政府直接決定由哪個非政府組織來代表出席。<sup>32</sup>因此，儘管這個代表選出系統是由專家研擬而出，但是在過程中還是有許多部份是無法測量的，而這些灰色地帶，就成了普丁可以影響論壇公平性的遊走地帶。

### 準備不足，政治秀意味濃厚

「公民論壇」是一個俄羅斯前所未有的全國性社會與國家溝通的會議，並且，這個論壇聚集了超過五,〇〇〇名的參與者，然而，這麼盛況空前、所涉範圍如此之大，又深具意義的大事，應該至少要有一年以上的準備時間，並且設定出一個進程、以及要求一個實質且有意義的結果。然而，俄羅斯的「公民論壇」卻只用了半年的時間來籌備舉辦，從二〇〇一年的六月到十一月，論壇的工作委員會必須設法在極有限的時間下對論壇的舉辦作出最大的邏輯安排與最細部的相關設計。除此之外，工作委員會在宣傳、處理申請表、挑選代表、議程設計、以及最後的「先行會議」的準備都只有很短的時間可以進行，因此，儘管論壇成功如期舉行，但還是有許多人都覺得準備時間實在不足，甚至有許多個人或組織都還不清楚這個論壇的舉行。再加上，在論壇中，沒有主席團、沒有選舉、沒有決議的設計，

---

<sup>32</sup>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網站的“Nations in Transit”二〇〇四年度的俄國研究，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nattransit.htm>>。

使得最後也沒有任何結果或實質的結論；於是，去參加論壇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可能就只有去參加一個分組會議，去與政府中的某個官員會談，或是去和其他非政府組織見面，然後在廣大的主題討論中，不著邊際的討論。

因此，許多非政府組織行動者、觀察家或學者都相信，這其實是一場演給西方及本國國人使之相信俄羅斯乃一民主國家之政治秀。普丁欲借「公民論壇」來向西方展示其發展公民社會的決心，以及對於民主路線的堅持，同時對國內創造出全社會一心的盛況，以使全國能在這樣的氣氛下，支持他的改革。所以「公民尊嚴」非政府組織的葉拉·帕菲洛娃(Ella Pamfilova; Елла Памфилова)認為俄羅斯的人權組織應該拒絕這樣的與政府對話，因為她強調：在正常的民主國家，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本是積極、平等的對等夥伴關係，<sup>33</sup>而俄羅斯卻要用「公民論壇」來建立和展示其公民社會的發展，這反而說明了俄羅斯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薄弱關係。

## 對公民社會的攻擊不曾減少

政府舉辦「公民論壇」並公開的表達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創造公民社會與政府的加強溝通，使之能與政府成為平等的夥伴關係，共同合作解決社會問題。然而，對許多公民社會團體而言，只有在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或興趣表達的公民團體：像是「養蜂人」團體、集郵團體、照顧孤兒的組

---

<sup>33</sup> Marcia A. Weigle, "On the Road to the Civic Forum: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from Yeltsin to Putin",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34.

織等這類公民團體組織，才可能與政府合作。<sup>34</sup>而某些團體組織的目標是追求公民的權力與自由、對抗政府或其代表力量，它們強調監督及制衡國家權利，因此認為沒有必要參加論壇，也儘量避免被政府用任何形式的合作而讓自己陷入國家統合主義關係之中，而使其必須與政府妥協或犧牲原本組織的行事路線及利益表達力度，或者失去組織的自主權。

因此，從政府這方面來看，這類的公民團體組織的存在與不合作，的確令普丁在推動改革時頗有顧忌，因此政府召開「公民論壇」就為了對公民社會團體釋出善意，但還是有許多公民團體堅決不參與，他們確信這是普丁欲收編公民社會的手段，因為實際上，普丁從沒停止對公民社會的各種打擊，像是公民團體認為普丁對車臣所進行的犯罪性的戰爭，以及長期以來傷害人權的作法——即以各種方式去栽贓、逮捕或審判記者、環保人士、學者等的行動；對付任何可能的反對勢力普丁都絕不手軟，例如一直以來都給予公民社會大力資助的霍多爾科夫斯基就被普丁認為是可能的競爭對手而利用司法手段將之鏟除。除此之外，普丁要求非政府組織向俄羅斯聯邦司法部進行登記註冊，以此向對其不利的非政府組織進行刁難甚至要求查帳等方式去打擊公民組織；普丁雖然公開的表示要促進發展公民社會，並因此而盛大的舉辦了「公民論壇」，但事實上從他對公民社會的這些行為來看，實在看不出他想建構發展公民社會的誠意，因而許多非政府組織都認定普丁這是在收編公民社會。

在深入瞭解普丁干預「公民論壇」及公民社會的程度後，我們可以體認到，在「公民論壇」積極、正面的表象下，包藏著普丁收編公民社會的企圖與行動；而儘管「公民論壇」包含正面與負面的討論，但它對俄羅斯

---

<sup>34</sup>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P. 152-153.

公民社會發展及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都帶來了深具意義的影響。

#### 第四節 公民論壇的意義與影響

在二〇〇一年克里姆林宮所主辦的「公民論壇」，雖然只有半年這麼短的時間籌備，並且在會後也沒有作出任何重大的協議或決策；但是，在俄羅斯公民社會發展史上有其重要的意義，同時，詭異的是，它在表面上及實質上的影響有正反極大的落差，這就是為什麼「公民論壇」是這麼具有爭議性卻又有代表性的原因。

##### 「公民論壇」的代表意義—公民社會力量的證明

俄羅斯公民社會發展經歷最長的時間是在葉爾欽時期，當時去動員化的公民社會讓葉爾欽能任意進行激進的改革而不受到人民的抵抗，所以他對公民社會是刻意疏離的，雖然他並沒有太過打壓公民社會，但是，公民社會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曖昧不明的環境下，自行緩慢的成長，慢慢聚積力量。到了普丁時代，公民社會已經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勢力，不只是在二〇〇一年時數量已經增加到三五〇,〇〇〇個組織<sup>35</sup>，而且長年在外國的資金及技術的資助下，公民社會團體的行動力也越趨積極，其對政府的威脅

---

<sup>35</sup> 數據轉引自「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網站的“Nations in Transit”二〇〇二年度的俄國研究，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nattransit.htm>>。

也逐漸增加，像是俄羅斯的環保團體可以在三個月內募集二百五十萬的民眾連署，要求在俄羅斯接收處理外國核廢料的問題上舉行公投。<sup>36</sup>再加上普丁就任總統後，欲進行一連串強國富民的改革，而改革不能光靠官僚支持，全國公民的支持更重要，而公民社會中的參與人數，佔去了俄羅斯選民的一〇%，這一股力量絕對不可忽視。因此，承上所述，普丁必須承認公民社會的存在與其所附帶的力量，並進而建立一個與之交涉或溝通的框架，好來處理國家與公民社會這個以前總被忽略的關係。

於是，普丁主動召開全國性的「公民論壇」，首先這就是對公民社會力量的一種承認，以及表達出對公民社會的態度將從以前的刻意忽略自此轉變為積極面對；同時，向許多對於俄羅斯之前去動員化的公民社會發展持悲觀看法的西方觀察家，展示俄羅斯公民社會的存在與繁榮；並且由於公民社會是觀測民主化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召開「公民論壇」也標示著俄羅斯對於民主路線的堅持與進步，以此加強西方各國對俄羅斯的信心，進而穩定與西方各國的經貿與互動關係，使俄羅斯更能創造國強民富的穩定情勢。相反的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是公民社會首次有這樣的機會可以直接並公開的與政府對談、交換資訊，並有機會與其他公民團體做水平層面的連絡；所以，克里姆林宮主辦「公民論壇」對國家及公民社會來說具有這許多深遠且正面的意義，因此舉行「公民論壇」被稱為是俄羅斯國家與公民社會間一個劃時代的重要時刻。

但是，隱藏在這些積極正面的代表意義下的，還是有一些負面的因子在作祟；換言之，召開「公民論壇」的意義絕對是很正面的，但普丁卻用

---

<sup>36</sup> Dmitry Pinsker, "Kremlin tames civil society", *The Russia Journal*, November 16-22, 2001, <<http://lists.civilsoc.org/pipermail/civilsoc/2001-November/000386.html>>.

自己的方式去操作論壇的籌備過程及進行；他的初步策略是建立與那些難對付的公民團體平行的並且忠心於政府的組織，從而分裂公民社會的水平連結，並與忠心的公民團體組織在一個密切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架構下合作，不但可以排擠其他不受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而且也可以將此表面良好互動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表現給國際上看。<sup>37</sup>

於是，普丁在召開論壇前為籌備論壇、訂定方向、設計內容等，所組成的初步工作委員會就是由克里姆林宮自己挑選出的非政府組織代表與政府官員來組成；其中，被挑選出來的非政府組織代表，不但不是來自具有權威代表性的組織，而且多是對政府不帶威脅性或反抗性的非政府組織。因此，當初步的工作委員會設定論壇方針、內容以及全國非政府組織代表選出的方式，這些基本上都是以政府官方的觀點為主來作決定。無疑地，在俄羅斯真正具有權威性的非政府組織即對這樣的「公民論壇」非常不能認同，於是拒絕參與這個會議，而這正走向普丁想要的結果——由於「公民論壇」的召開給予了某些公民團體特權，因而造成公民社會的分裂，爾後即在論壇的框架下收編公民社會。

然而，普丁這樣的企圖並沒有成功，因為，在俄羅斯眾多頗具規模、知名的權威性非政府組織聯合抵制參加「公民論壇」之下，政府遭受到國內外對這個論壇的極大質疑、負面討伐與壓力，克里姆林宮於是只好去與這些真正對政府有威脅的非政府組織合作，並在這些眾多政府認為難對付的非政府組織的要求下，重新組成了一個包含了真正獨立團體代表的新、公平的工作委員會。於是，在新的工作委員會的運作下，產生了新的論壇方針，也在設計論壇內容時也加入了公民組織代表的主要訴求，像是

---

<sup>37</sup> Ibid.



獨立團體為了避免普丁利用論壇的決議、選舉或投票等，而造成民粹的後果，或因而使公民社會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因此，新的工作委員會設計了一個只有溝通沒有決議與選舉的論壇。自此，許多公民社會團體組織都轉而支持並參與「公民論壇」，因為它們相信，政府對論壇如此的態度轉變，以及新的工作委員會足以保證非政府組織將不會被公然的收編至政府行政部門之中。由「公民論壇」這樣的轉變與進程可看出，俄羅斯公民社會有能力與政府進行交涉，重組新的工作委員會被俄羅斯真正的公民社會組織團體視為與政府交涉的一個勝利；並且，在新工作委員會籌備論壇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是面對面的與政府官員合作工作，這就是最直接的溝通與交流，象徵著國家與公民社會不必透過任何官僚或其他國內外專家，也不用透過可能引起收編爭議的機制，就可以直接溝通交涉，這是俄羅斯前所未有的一個最佳狀態，也是「公民論壇」最具有象徵性的代表意義。

### 「公民論壇」的後續與影響—國家/公民社會關係的新型態

在論壇結束之後，參與者普遍樂觀的認為俄羅斯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主辦這次克里姆林宮「公民論壇」的帕夫洛夫斯基強調：自一九九一年開始，葉爾欽政府結構上的與社會隔離，而今「公民論壇」則幫助普丁政府創造了一個讓社會可以真實的要求與國家平等的環境。<sup>38</sup>然而，從許多的輿論來看，事實並不是這樣樂觀；像是俄羅斯主要的自由右翼力量—蘋果黨(Яблоко, Яблоко)就公開表示：「公民論壇」對

---

<sup>38</sup> Mohsin S. Hashim, "Putin's Etatization Project and Limits to Democratic Reforms in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5, Vol. 38, P. 41.

於政府與公眾關係沒有任何意義；<sup>39</sup>還有非政府組織「紀念」的主席羅金斯基也斷言認為：「若以後在『公民論壇』後，國家與公民社會就已經準備好可以彼此持續且平等的互動，這樣的想法實在太天真了。」<sup>40</sup>同時，他還指出：論壇中創造出來的委員會和會議極可能因為其中具野心的公民社會領袖、代表為了個人私欲、成名或為了獨佔任何與政府對話的機會，而使得公民社會組織成為國家的附屬，或是使之處於像過去家長式的統治之下。<sup>41</sup>

除了以上這許多的負面輿論之外，還因為這短短兩天的會議，只能有廣泛而膚淺的討論，而這許多的議題討論卻產生了無法計數的觀點與見解，而且，這樣的互動並沒有任何的協議或有建設性的結果產生，尤其是對於未來持續溝通的方式或管道，並沒有進一步的共識。因此，在「公民論壇」會後，「俄羅斯民意與市場研究中心」(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and Market Research)舉行的一個民意測驗指出，九二%的公民都相信政府是利用「公民論壇」企圖在公民社會上贏得優勢；另外有八六%的公民認為政府根本不在乎公民的事。<sup>42</sup>換句話說，「公民論壇」結束後對於國家與社會關係在某程度上是負面的，因為公民對於論壇的結果是失望的，甚至導致對政府不信任，從而使得大眾更加相信政府是利用官方主辦的「公民論壇」來由上而下的收編公民社會，因此，事實上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是不平等的，甚至所謂的國家與公民社會新型態即是指公民社會被國家收編成為政府結構的一部份。

---

<sup>39</sup> Marcia A. Weigle, "On the Road to the Civic Forum: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from Yeltsin to Putin",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37.

<sup>40</sup> *Ibid.*, P. 137.

<sup>41</sup> *Ibid.*, P. 137.

<sup>42</sup> Alexander Nikitin & Jane Buchanan, "The Kremlin's Civic Forum: Cooperation or Co-optation for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Spring 2002, Vol. 10, No. 2, P. 160.

具體來看國家收編公民社會這樣的國家—公民社會關係，在「公民論壇」結束後最明顯的一個後續影響，即是國家在經濟上資助公民團體，而使之受其控制。由於召開論壇的主要費用是以政府預算來支付，而對於參與論壇的許多非政府組織國家都給予補助款，這使得政府趁機利用「公民論壇」的召開而對非政府組織設定經濟上的資助控制，而許多經濟拮据的社會團體則跟隨著政府的腳步以期望能得到政府資源的支持。<sup>43</sup>照理說，民間組織的發展應該在接近政府和加強自治這兩個對立的取向之間取得平衡。然而，俄羅斯在「公民論壇」後的經濟控制之下，公民團體對政府的依賴性嚴重削弱了其組織的代表性，並進而降低其政策影響力和活動的有效性。

因此，「公民論壇」的後續影響持續發酵，俄羅斯的公民社會力量逐漸弱化；由於公民社會的持續弱化，造成公民社會對國家抗衡力量的減少，難以對政權形成壓力與有效的制約，無法迫使國家為社會服務，從而保障和促進公民社會的權利與自由。而俄羅斯現在表現出「強國家、弱社會」的狀態，公民社會被收編為普丁垂直政權中的一部份，於是，國家變成了是被國民唯一認可的社會進步的動力機制；這樣的狀況可以從俄羅斯人對參與公共組織的人數只佔了總人口數的五%，而對普丁的支持度卻超過八〇%看出。<sup>44</sup>再加上，公民社會一向被認為是民主鞏固的指標，因此，承上綜述，「公民論壇」的後續影響是慢慢的擴大，影響力所及使得俄羅斯公民社會無活力，成為普丁政府垂直政權、管理式民主下的一部份，無法勒住普丁的威權傾向，使得俄羅斯實質的民主倒退。

---

<sup>43</sup> Mohsin S. Hashim, "Putin's Etatization Project and Limits to Democratic Reforms in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5, Vol. 38, P. 41.

<sup>44</sup> Alexander N. Domrin, "Ten Years Later: Society, Civil Society, and the Russian State", *Johnson's Russia List*, Jun 2003, PP. 204-206.

## 第五節 小結

普丁在二〇〇一年六月與挑選出來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及官員會談時，表示許多非政府組織依賴外國捐助來生存，是對於俄羅斯公民社會發展的侮辱，甚至是外國企圖干預俄羅斯內政。因此，他認為俄羅斯本身必須發展出一個保障公民社會活動的環境，而現在國家的力量已經足夠強大，可以支持公民社會發展，與保障公民社會的權利與自由。因此，普丁認為該是處理政府與公民社會關係的時候了。<sup>45</sup>於是，普丁以召開「公民論壇」來承認對公民社會力量的存在，以及與之溝通結盟。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俄羅斯依然對公民社會不友善的法律環境以及其他攻擊或打壓的行動，這令許多專家學者都認為：其實普丁不是要創造一個適合公民社會的環境，而是企圖直接創造一個普丁自己的公民社會。<sup>46</sup>由此觀之，普丁觀念中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是：國家承認公民社會的存在，並為公民社會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同時，國家也要對公民社會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節，為公民社會確立人人適用的普遍法律規則、對公民社會自身無力解決的矛盾或衝突進行干預協調。<sup>47</sup>然而在這裡，存在著國家對公民社會干預的界限確定問題；像是普丁為了維護國家的穩定及社會共識，對社

---

<sup>45</sup> Hryhoriy Nemyria,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in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Russia: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anusz Bugajski, (New York: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 2002), P. 22.

<sup>46</sup> Ibid., P. 22.

<sup>47</sup> 郁建興、呂明再，〈治理：國家與市民社會關係理論的再出發〉，《求是學刊》，2003年，第30期，第4卷，頁35。

會、政治和經濟選擇進行有意識的管制，所以他主張公民社會的組織應該要在資金上直接依賴政府或依靠願意對政府的關切做出回應的私人企業，這使得公民社會失去獨立性，當然，也喪失了制衡國家的影響力。然而，這就是普丁對處理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時的中心思想，而我們可以從「公民論壇」自籌備到展開的整個過程看出，儘管論壇的召開對俄羅斯公民社會發展有許多正面積極的象徵意義，但是，最後的結果及影響，卻照著普丁所操控的路線在走——「公民論壇」成功的創造了一個架構，即藉由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對話贏得國際讚譽，同時，這個架構也是普丁由上而下收編公民社會最簡便的一個方法。

